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姐已

天下荒荒起戰場，致生讒佞亂家邦。忠言不聽商容諫，逆語惟知費仲良。

色納狐狸友琴瑟，政由豺虎逐鸞凰。甘

心亡國為污下，贏得人間一捏香。

話說宜生接了回書，竟往西岐。不題。

且說崇黑虎上前言曰：「仁兄大事已定，可作速收拾行裝，將令愛送進朝歌，遲恐有變。小弟回去，放令郎進城。我與家兄收兵回國，具表先達朝廷，以便仁兄朝商謝罪。不得又有他議，致生禍端。」蘇護曰：「蒙賢弟之愛，與西伯之德，吾何愛此一女而自取滅亡哉。即時打點無疑，賢弟放心。只是我蘇護止此一子，被令兄囚禁行營，賢弟可速放進城，以慰老妻懸望。舉室感德不淺！」黑虎道：「仁兄寬心，小弟出去，即時就放他來，不必罪念。」二人彼此相謝。出城，行至崇侯虎行營。兩邊來報：「啟老爺：二老爺已至轅門。」侯虎急傳令：「請！」黑虎進營，上帳坐下。侯虎曰：「西伯侯姬昌好生可惡！今按兵不舉，坐觀成敗。昨遣散宜生來下書，說蘇護進女朝商，至今未見回報。賢弟被擒之後，吾日日差人打聽，心甚不安。今得賢弟回來，不勝萬千之喜！不知蘇護果肯朝王謝罪？賢弟自彼處來，定知蘇護端的，幸道其詳。」黑虎厲聲大叫曰：「長兄，想我兄弟二人，自始祖一脈，相傳六世，俺兄弟係同胞一本，古語有言：『一樹之果，有酸有甜；一母之子，有愚有賢。』長兄，你聽我說：蘇護反商，你先領兵征伐，故此損折軍兵。你在朝廷也是一鎮大諸侯，你不與朝廷幹些好事，專誘天子近於佞臣，故此天下人人怨惡你。五萬之師總不如一紙之書，蘇護已許進女朝王謝罪。你折兵損將，愧也不愧？辱我崇門。長兄，從今與你一別，我黑虎再不會你！兩邊的，把蘇公子放了！」兩邊不敢違令，放了全忠，上帳謝黑虎曰：「叔父天恩，赦小侄再生，頂戴不盡。」崇黑虎曰：「賢侄可與令尊說，叫他速收拾朝王，毋得遲滯。我與他上表，轉達天子，以便你父子進朝謝罪。」全忠拜謝出營，上馬回冀州。不題。

崇黑虎怒發如雷，領了三千人馬，上了金睛獸，自回曹州去了。

且言崇侯虎愧莫敢言，只得收拾人馬，自回本國，具表請罪。不題。

單言蘇全忠進了冀州，見了父母，彼此感慰畢。護曰：「姬伯前日來書，真是救我蘇氏滅門之禍。此德此恩，何敢有忘！我兒，我想君臣之義至重，君叫臣死，不敢不死，我安敢惜一女，自取敗亡哉。今只得將你妹子進往朝歌，面君贖罪。你可權鎮冀川，不得生事擾民。我不日就回。」全忠拜領父言。蘇護隨進內，對夫人楊氏將「姬伯來書勸我朝王」一節細說一遍。夫人放聲大哭。蘇護再三安慰。夫人含淚言曰：「此女生來嬌柔，恐不諳侍君之禮，反又惹事。」蘇護曰：「這也沒奈何，只得聽之而已。」夫妻二人不覺傷感一夜。

次日，點三千人馬，五百家將，整備氈軍，令姐已梳粧起程。姐已聞令，淚下如雨，拜別母親、長兄，婉轉悲啼，百千嬌媚，真如籠煙芍藥，帶雨梨花。子母怎生割捨。只見左右侍兒苦勸，夫人方哭進府中，小姐也含淚上車。兄全忠送至五里而回。蘇護壓後，保姐已前進。只見前面打兩桿貴人旗旛，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朝登紫陌，暮踐紅塵，過了些綠楊古道，紅杏園林，見了些啼鴉喚春，杜鵑叫月。在路行程非止一兩日，逢州過縣，涉水登山。那日抵暮，已至恩州。只見恩州驛驛丞接見。護曰：「驛丞，收拾廳堂，安置貴人。」驛丞曰：「啟老爺：此驛三年前出一妖精，以後凡有一應過往老爺，俱不在裏面安歇。可請貴人權在行營安歇，庶保無虞。不知老爺尊意如何？」蘇護大喝曰：「天子貴人，豈懼甚麼邪魅。況有館驛，安得停居行營之禮！快去打掃驛中廳堂住室，毋得遲誤取罪！」驛丞忙叫眾人打點廳堂內室，準備鋪陳，注香灑掃，一色收拾停當，來請貴人。蘇護將姐已安置在後面內室裏，有五□名侍兒在左右奉侍。將三千人馬俱在驛外圍繞；五百家將在館驛門首屯筍。蘇護正在廳上坐著，點上蠟燭。蘇護暗想：「方纔驛丞言此處有妖怪，此乃皇華駐節之所，人煙湊集之處，焉有此事？然亦不可不防。」將一根豹尾鞭放在案桌之旁，剔燈展玩兵書。只聽得恩州城中戍鼓初敲，已是一更時分。蘇護終是放心不下，乃手提鐵鞭，悄步後堂，於左右室內點視一番；見諸侍兒并小姐寂然安寢，方纔放心；復至廳上再看兵書，不覺又是二更。不一時，將交三鼓，可煞作怪，忽然一陣風響，透人肌膚，將燈滅而復明。怎見得：

非干虎嘯，豈是龍吟。淅凜凜寒風撲面，清冷冷惡氣侵人，到不能開花謝柳，多暗藏水怪山精。悲風影裏露雙睛，一似金燈在慘霧之中；黑夜叢中探四爪，渾如鋼鉤出紫霞之外；尾擺頭搖如狴犴；淨獠雄猛似狻猊。

蘇護被這陣怪風吹得毛骨聳然。心下正疑惑之間，忽聽後廳侍兒一聲喊叫：「有妖精來了！」蘇護聽說後邊有妖精，急忙提鞭在手，搶進後廳，左手執燈，右手執鞭，將轉大廳背後，手中燈已被妖風撲滅。蘇護急轉身，再過大廳，急叫家將取進燈火來時，復進後廳，只見眾侍兒慌張無措。蘇護急到姐已寢榻之前，用手揭起幔帳，問曰：「我兒，方纔妖氣相侵，你曾見否？」姐已答曰：「孩兒夢中聽得侍兒喊叫『妖精來了』，孩兒急待看時，又見燈光，不知是爹爹前來，並不曾看見甚麼妖怪。」護曰：「這個感謝天地庇佑，不曾驚嚇了你，這也罷了。」護復安慰女兒安息，自己巡視，不敢安寢。——不知這個回話的乃是千年狐狸，不是姐已。方纔滅燈之時，再出廳前取得燈火來，這是多少時候了，姐已魂魄已被狐狸吸去，死之久矣；乃借體成形，迷惑紂王，斷送他錦繡江山。此是天數，非人力所為。有詩為證：

恩州驛內怪風驚，蘇護提鞭撲滅燈。二八嬌容今已喪，錯看妖魅當親生。」

蘇護心慌，一夜不曾著枕：「幸喜不曾驚了貴人，托賴天地祖宗庇佑；不然又是欺君之罪，如何解釋。」等待天明，離了恩州驛，前往朝歌而來。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渡了黃河，來至朝歌，按下營寨。蘇護先差官進城，用「腳色」見武成王黃飛虎。飛虎見了蘇護進女贖罪文書，忙差龍環出城，吩咐蘇護，把人馬筍在城外，令護同女進城，到金亭館驛安置。

當時權臣費仲、尤渾見蘇護又不先送禮物，歎曰：「這逆賊，你雖則獻女贖罪，天子之喜怒不測，凡事俱在我二人點綴，其生死存亡，只在我等掌握之中，他全然不理我等，甚是可惡！」

不講二人懷恨，且言紂王在龍德殿，有隨侍官啟駕：「費仲候旨。」天子命：「傳宣。」只見費仲進朝，稱呼禮畢，俯伏奏曰：「今蘇護進女，已在都城候旨定奪。」紂王聞奏，大怒曰：「這匹夫，當日強辭亂政，朕欲置於法，賴卿等諫止，赦歸本國；豈意此賊題詩午門，欺藐朕躬，殊屬可恨。明日朝見，定正國法，以懲欺君之罪。」費仲乘機奏曰：「天子之法，原非為天子而重，乃為萬姓而立。今叛臣賊子不除，是為無法。無法之朝，為天下之所棄。」王曰：「卿言極善。明日朕自有說。」費仲退散已畢。次日天子登殿，鐘鼓齊鳴，文武侍立。但見：

銀燭朝天紫陌長，禁城春色曉蒼蒼。池邊弱柳垂青瑣，百轉流鶯繞建章。

劍佩風隨鳳池步；衣冠身惹御爐香。共沐恩波鳳池上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

天子陞殿，百官朝賀畢。王曰：「有奏章者出班，無事且散。」言未畢，午門官啟駕：「冀州侯蘇護候旨午門，進女請罪。」王命：「傳旨宣來。」蘇護身服犯官之服，不敢冠冕衣裳，來至丹墀之下俯伏，口稱：「犯臣蘇護，死罪！死罪！」王曰：「冀州蘇護，你題反詩午門，『永不朝商』，及至崇侯虎奉敕問罪，你尚拒敵天兵，損壞命官軍將，你有何說，今又朝君！」「著隨侍官：」「拿出午門梟首，以正國法！」言未畢，只見首相商容出班諫曰：「蘇護反商，理當正法；但前日西伯侯姬昌有本，令蘇護進女贖罪，以完君臣大義。今蘇護既尊王法，進女朝王贖罪，情有可原。且陛下因不進女而致罪，今已進女而又加罪，甚非陛下本心。乞陛下憐而赦之。」紂王猶豫未定，有費仲出班奏曰：「丞相所奏，望陛下從之。且宣蘇護女姐已朝見。如果容貌出眾，禮度幽閒，可任役使，陛下便赦蘇護之罪；如不稱聖意，可連女斬於市曹，以正其罪。庶陛下不失信於臣民矣。」王曰：「卿言有理。」一看官：只因這費仲一語，將成湯六百年基業送與他人。這且不題。但言——紂王命隨侍官：「宣姐已朝見。」姐已進午門，過

九龍橋，至九間殿滴水簷前，高擎牙笏，進禮下拜，口稱萬歲。紂王定睛觀看，見妲己烏雲疊鬢，杏臉桃腮，淺淡春山，嬌柔柳腰，真似海棠醉日，梨花帶雨，不亞九天仙女下瑤池，月裏嫦娥離玉闕。妲己啟朱唇似一點櫻桃，舌尖上吐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，轉秋波如雙鸞鳳目，眼角裏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。口稱：「犯臣女妲己願陛下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只這幾句，就把紂王叫的魂遊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骨軟筋酥，耳熱眼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當時紂王起立御案之旁，命：「美人平身。」令左右宮妃：「挽蘇娘娘進壽仙宮，候朕躬回宮。」忙叫當駕官傳旨：「赦蘇護滿門無罪，聽朕加封：官還舊職，國戚新增，每月加俸二千擔。顯慶殿筵宴三日，眾百官首相慶賀皇親，誇官三日。文官二員、武官三員送卿榮歸故地。」蘇護謝恩，兩班文武見天子這等愛色，都有不悅之意，奈天子起駕還宮，無可諍諫，只得都到顯慶殿陪宴。

不言蘇護進女榮歸：天子同妲己在壽仙宮筵宴，當夜成就鳳友鸞交，恩愛如同膠漆。紂王自進妲己之後，朝朝宴樂，夜夜歡娛，朝政隳墮，章奏混淆。群臣便有諫章，紂王視同兒戲。日夜荒淫，不覺光陰瞬息，歲月如流，已是二月不曾設朝；只在壽仙宮同妲己宴樂。天下八百鎮諸侯多少本到朝歌，文書房本積如山，不能面君，其命焉能得下。眼見天下大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